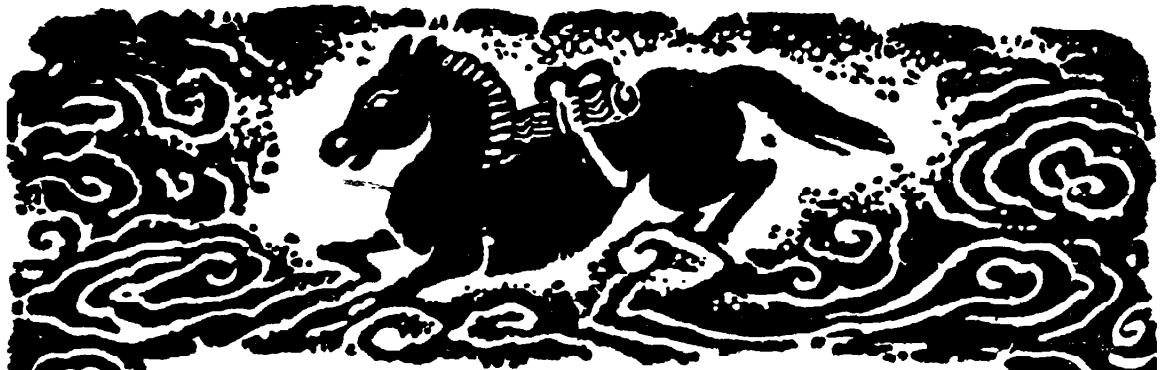
守城錄
八陣圖合變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守城錄

陳規 陽翟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金壺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書同一版本墨海在先故據以排印

御製題陳規守城錄

攝篆德安固守城。因而失事論東京。陳規於靖康丙午攝德安府事。羣盜王在等攻城。規在城上問賊何果陷。因嘆當時身不在圍城中以効守禦。並論官吏將帥應敵捍禦之失。更因靖康朝野僉言。於所載攻守各條下。附以己見。並爲之序。陳規屢禦應之暇。規守城機要備載陳郭門牆樓櫓之制。以及攻城備禦之方。凡四十餘條。極爲詳備。又載羣賊王在等攻德安未兩月而退。張世李孝義四日引去。楊進十六日引去。孔彥舟三次皆不克而去。董平三萬人即日敗去。趙壽亦三日引去。曹成李宏閱九月始引去。桑仲夏邢倘孫翼亦閱三月引去。李橫則六十五日引去。前後應敵機宜紀載甚悉。其後劉陽人湯璹編爲德安守禦錄。表上其書。欲沿邊守宰共爲紬繹。其意固善。夫陳規力保危城。九遇賊至。皆隨機應敵。卒賴安全。可謂長於守矣。但此特施之郡邑。用得其人。或見功效。然因幸遇小寇耳。若宋靖康汴京之失。則由於平時政事之乖違。豈盡係臨時捍禦之疎略。彼時即陳規果在圍城。又能救其敗亡之禍乎。

湯璹深知紀以精。小縣旁州或可賴。通都大邑轉難行。四夷守在垂明訓。逮迫臨衝禍早成。

守城錄提要

守城錄四卷。宋右正議大夫陳規在德安禦寇事蹟也。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兵南下。荊湖諸郡。所在盜起。規以安陸令攝守事。連敗劇寇。建炎元年。除知德安府。擢鎮撫使。羣盜先後來攻。隨機捍禦。皆摧破去。尋召赴行在。又出知順昌。與劉錡同却金兵。又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使。卒。乾道中。追封忠利智敏侯。立廟德安。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凡分三種。首爲規所撰靖康朝野僉言後序。朝野僉言本夏少曾作。備載靖康時金人攻汴始末。規在順昌見之。痛當日大臣將帥捍禦失策。因條列應變之術。附於各條下。謂之後序。徐夢莘嘗採入北盟會編一百三十九卷中。然其文與此大同小異。疑傳錄者有所刪潤也。次曰守城機要。亦規所作。皆論城郭樓櫓制度。及攻城備禦之方。宋史本傳載規有攻守方略傳世。疑卽此書。次曰建炎德安守禦錄。乃劉陽湯璹作。璹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德安教授。尋訪規守城遺事。作爲此書。紹熙四年。除太學錄。乃表上之。案規本傳載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藝文志亦別有劉荀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而無璹書之名。疑荀所撰者。卽乾道所頒之本。璹書上於紹熙時。距乾道已二十餘年。或又據荀書而重加增定歟。三書本各自爲帙。不知何人始併爲一編。觀書末識語。則寧宗以後人所輯矣。宋自靖康板蕩。寓內淪胥。規獨能支拄經年。不可謂非善於備禦。然此僅足爲守一城乘一障者應變之

圖而不足爲有國有家者固圉之本當時編爲程式原欲令沿邊肄習靳保殘疆然至元師南下直破臨安復爲東京之續究未聞有一人登陴以抗敵者豈非本根先撥雖有守禦之術亦無所用歟伏讀睿題闡晰精微抉汴梁喪敗之由申守在四夷之訓夫然後知保邦謀命自有常經區區輸攻墨守之技固其末務矣謹錄存是帙以不沒規一事之長並恭錄宸翰弁於簡端俾天下萬世知聖人之所見者大也

守城錄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宋 陳規撰

陳規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靖康丙午。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羣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帥將闕。規攝府事。賊來攻城。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爲金破。規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謂淵虎壘。況禁旅衞士百萬。雖金人乘我厄運。一時彊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遁。還人詣都城奏功。還乃知京城果爲敵陷。徒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爾。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陪守禦之士。以効緜薄。紹興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復河南。規自祠宮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彊弱。雖曰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揚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爲災。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與將吏官帥應敵捍禦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事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爲中國勢弱。敵勢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彊弱在人爲。我之計勝彼則彊。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遏敵人之彊。用之則有彊有弱。不用則

終止於弱而已。彊者復弱。弱者復彊。彊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何如耳。

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敵。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與其後大兵皆却。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二萬。只十萬亦可以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以優爲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衞大將。兼備策應內外。三兩將詣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敵境。緜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敵人用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卽擒之。但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衂。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源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

尼瑪哈（舊作粘罕。今改正。）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敵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備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卽

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卽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安砲於封邱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咸謂金人得攻城之具。規以爲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素治之術失也。

敵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壕。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者。制其首領用衆之人。蓋益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册定格。單梢砲上等遠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此格用與不用。若人稍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則四肢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圓爲之。泥圓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人必死傷。不中則泥圓爲砲擊破。不致反資敵用。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者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齊用。縱敵在城外伐大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砲座。尋碑石磨盤石羊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

一時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立。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牆。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於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荊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牆。卽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數多。未易損壞。間有損者。卽逐旋抽換。假令只如此禦捍。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其無虞也。

敵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禦捍。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禦官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衝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橋成。運對樓過壕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七梢砲、撒星砲、座石砲並發。又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砲大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牆次備以洞子。皆可隔盡矣。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施設。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來。其跡亦自甚危。自履危地。來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交戰於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況對樓填平壕上。惟可以直進直退。必不能於城下橫行。守人備禦。不過止備對樓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勝者。術亦

多矣。不思則弗得也。

敵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城上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敵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牆裏鵲臺上。靠牆立排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度槍刀向上。高出女頭牆五六尺。敵至女頭牆上。必爲排叉木隔住。背後乘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刺擊。豈有刺擊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鮮矣。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樓五座。盛矢石來城上。以竿衝倒三座。城上士卒爭持草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火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敵人攻械來路。可以置而不問。焚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敵人對樓。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敵燒開再進攻械來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樓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敵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用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牆。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處兩頭。橫直深埋排叉木。以防敵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攻打。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壕。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敵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必罷攻退兵。乃守禦之人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視人之能用與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

能者。亦難施設。竊聞金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面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纔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其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於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由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卽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略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拽砲人攙轉砲座。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爲也。

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牆。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篦籬。惟可以遮隔弓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篦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

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之上。下害敵之物。當敵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遏。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繚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敵善填壕。止不過填得裏壕。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敵。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敵人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門入城。尙且不敢。則豈肯用命打城。

但只如此爲備。則敵兵雖多。攻械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矣。又況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力修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後招敵人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閒常時敵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爲敵開其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門於城內運土出入。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敵人空隙。稍得便處。卽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敵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內創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爲出兵計。則其在外填壕欲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粗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敵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敵入城而敵必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末柸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爲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陳未定。躬帥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疾陸眷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上有敵樓而敵人用大砲摧擊城高數丈而敵人用天橋鵝車對樓幔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敵人攻械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利不至於百功不至於十然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設施槍路牆裏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避寒暑風雨屋在牆裏比牆低下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橋橋中作弔橋暫時隔敵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實橋則兵出入俱利

城門宜迂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敵人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敵人落於阱何謂落阱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敵人應敵之具皆可設施又於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執敢窺伺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鵲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鵲臺上立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亦如大城上女頭牆牆裏鵲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敵填平壕塹及攻破羊馬牆至城脚下則敵於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敵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上下兩

城相乘濟用使敵人雖破羊馬牆而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依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敵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牆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脚去大城脚止於二丈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外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敵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敵人善攻不足畏也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礫爲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械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而無敝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規嘗聞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爲兵者詭也用無中形詭詐爲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然而有傳之於家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者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金人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拔迄及一紀有餘而金人猶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規於未知金人攻城設砲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豈可當貴顯言之則怏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何能窮之今止據金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

精微．致敵殺敵之方．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眞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爲之備耳．區區管見．輒序於僉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

守城錄卷二

陳規守城機要

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甕城。甕城上皆敵樓。費用極多。以禦尋常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鏃。若遇敵人大砲。則不可用。須是除去甕城。止於城門前離城五丈以來。橫築護門牆。使外不得見城門啓閉。不敢輕視。萬一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裏兩邊各離城二丈築牆丈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測。縱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穽。故城門不可依舊制也。

一、護門牆只於城門十步內橫築高厚牆一堵。亦設鵲臺。高二丈。牆在鵲臺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兩頭遮過門三二丈。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知。縱使突入牆內。城上砲石雨下。兩邊羊馬牆內可以夾擊。

一、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開不貴閉。城門既多且開。稍得便利去處。即出兵擊之。夜則斫其營寨。使之晝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須爲牽制之計。常使彼勞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城。多開門竇。塡壕作路。以爲突門。大抵守城常爲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

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別無機械。不可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弓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槍。又爲暗板。有急則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爲三重。却後一門。如常制。比舊加厚。次外一重門。以徑四五尺堅

石圓木鑿眼貫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裹。又外一重。以木爲柵。施於護門牆之兩邊。比之一樓一門。大段濟事。

一、城門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本以防備奔衝。遇有寇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壕而來。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得以爲備。若兵已出復拽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却。苟爲敵所逼逐。往往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止可先於門前施機械。使敵必不能入。拆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軍馬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安。

一、干戈板。亦名兼板。舊制用鐵葉釘裹。置於城門之前。城上用轆轤車放。亦是防遏衝突。其礙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裏外安置機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爲出兵快便之利。

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爲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爲隄備。苟不改更。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是東南角攻。則無足畏。砲石力小。則爲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則必過入城裏。若攻城人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南添一砲。則城上南北數十步人亦不能立。便可進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舊制也。須是將城角少縮向裏。若攻東城。即便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則須近西立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其後。若正東南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下手。將城角縮向裏爲利。甚不可忽也。

一、女頭牆。舊制於城外邊約地六尺一箇。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箇。女頭上立狗

脚木一條。挂搭皮竹篦籬牌一片。遮隔矢石。若禦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低小。城外箭鑿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鵲臺。高二丈。闊五尺。鵲臺上再築牆。高六尺。厚二尺。自鵲臺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箇。眼闊一尺。高八寸。（一云方尺。）相離三尺。又置一箇。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又置一箇。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牆。敵上登城。只於方眼中施槍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牆。卽是常用篦籬牌掛搭。不必臨時施設也。更於鵲臺上靠牆。每相去四寸。立排叉木一條。高出女牆五尺。橫用細木夾勒兩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牆上。更兼牆上又有排叉木隔。若要越過排叉木。必須用手攀援。則刀斧斫之。鎗刃刺之。無不顛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覷城脚。其上皆有樓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畢備。須用氈皮挂搭。然不能遮隔大砲。一爲所擊。無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安。或謂須豫備樓子。隨卽架立。是未嘗經歷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敵必以砲石弓弩。併力臨城。則損害人命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中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又可通過鎗刀。靠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禦捍之具。牆裏造瓦厦屋。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瓦厦屋。靠牆立高大排叉木。用粗繩橫編。若造笆相似。任其攻擊。必不能爲害。

一、城不必太高。太高則積雨摧塌。修築費力。城面不可太闊。太闊則砲石落在城上。緩急擊中守禦人。城面通鵲臺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沿邊大郡城壁高。亦不過五丈。闊不過二

丈而已。

一、羊馬牆。舊制州郡或無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同。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逼逐人民入城。權暫安泊羊馬而已。故皆不以爲意。然捍禦寇攘。爲利甚薄。當於大城之外。城壕之裏。去城三丈。（一云。去城二丈。）築鵲臺。高二尺。（一云。高二三尺。）闊四尺。臺上築牆。高八尺。（一云。高及一丈。）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箇。以備覘望。遇有緩急。即出兵在羊馬牆裏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則大城上拋甎不能過。太近則不可運轉長鎗。大凡攻城。須塡平壕方可到羊馬牆下。使其攻破羊馬牆。亦難爲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塡壕上一路直進。守者可於羊馬牆內兩下夾擊。又大城上甎石如雨下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一小砲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計百出。皆有以備之也。

一、羊馬牆內。須酌量地步遠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門。分布安排。人兵易於點檢。兼防姦細入城。

一、城郭。舊制只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馬城者。使善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計百出。亦可退卻。或不經歷攻守者。忽遇大敵圍城。無不畏怯。須是先爲隄備。當於外壕裏修築高厚羊馬牆。與大城兩頭相副。即是一壕兩城。更於大城裏開掘深闊裏壕。上又築月城。即是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與壕水。一重難攻於一重。至若裏城裏壕。則必不可犯。計羊馬牆與裏城裏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爲永久之計。實不可缺。

一、修築裏城。祇於裏壕垠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護險牆。下臨裏壕。須闊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裏壕阻隔。便能使過裏壕。則裏城亦不可上。若此則不特可禦外敵。亦可潛消內患。裏城裏壕。費用不多。不可不設。庶免臨急旋開築也。

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脚下。或臨壕栽了叉木。名爲鹿角。大爲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弓弩。鹿角不能遮隔。若乘風用火。可以燒燬。不如除去爲便也。

一、今來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郡城池。若非京都會府。須於城內向裏。量度遠近。再於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營寨。向裏更築一重作官府。若此豈特堅固而已哉。內外之患。無不革盡。

一、攻城用雲梯。是欲蟻附登城。今女頭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馬牆。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畏也。

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鏃。欲以搬運土木甎石。填壘壕塹。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逼城剗掘。今既有羊馬牆爲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

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鵝車稍高。向前瞰城頭。向下附城脚。天橋與對樓無異。止是於樓上用長板作脚道。或摺疊翻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馬牆既有人守。自可兩邊橫施器刃。敵人別用撞竿。與其他應急機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橋鵝車對樓火車火箭。皆欲人驚畏。有以備之。則不能害。

一、攻城多填幔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逼城頭。今羊馬牆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甎石。自

然難近大城。更照所填幔道。於城內靠城脚急開裏壕。垠上更築月城。兩邊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於棚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籤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裏壕。縱過裏壕。決不能過月城。以幔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則以數策應之。

一、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櫓。無有不被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兼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牆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爲牆所隔。更於城裏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者。以害用事首領。蓋攻城必以驅擄脅從者在前。首領及同惡者在後。城內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萬一敵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急於女頭牆裏栽埋排叉木。亦用大繩實編。如笆相似。向裏用斜柱撐搶。砲石雖多。亦難擊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鵝車幔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

一、攻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拔。守者得用砲之術。則可以制敵。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立一人。專照斜直遠近。令砲手定放。小偏則移定砲人脚。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減拽砲人。太近則添拽砲人。三兩砲間。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脚步。以大砲施小砲三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備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制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須及時月。（製造砲梢。夏以六月。冬以十一月十二月。採取檪木檀木。皆一生筍長成少枝節者。置溝渠中。淹浸百餘日或半年。取出去皮陰乾。用櫂木上下自根至梢按挎。如張盤新弓相似。取略無損者。然後用廂索生皮相間繫扎。

以防陰晴緩慢。日晴則皮緊索緩。陰雨則索堅皮緩。若此繫扎可保無失。

一、用砲摧毀攻具。須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若欲放遠。須用小砲。只黃泥爲團。每箇乾重五斤。輕重一般。則打物有準。圓則可以放遠。又泥團到地便碎。不爲敵人復放入城。兼亦易辨。雖是泥團。若中人頭面胷臆。無不死者。中人手足。無不折跌也。

一、城被圍閉。城內務要安靜。若城外有人攻擊。城內驚擾。種種不便。須是將城內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視。遇有人逼城。號令街巷。不得往來。非籍定係上城守禦及策應人。不得輒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輒下城。過當防閑。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絕不虞。

守城錄卷三

湯璹德安守禦錄上

王在、黨忠寇德安二十日引去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羣賊王在、黨忠、閻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守臣陸德先以下俱逃。或盡室遭擄。遂犯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規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信陽。羣盜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禦。二十九日。還至應山縣七里河。賊夥閻僅千餘人。在寮子市置酒張樂。邀截歸路。二年正月初一日。規率同部押官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權縣事夏翬。各以所部弓手土軍召募人。合五七百餘人。給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馬立、黃冕、召募人雷智和、管界巡檢寨土軍劉允、應城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川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清、三縣巡檢寨土軍楊素。凡八人。徑領衆入應山縣。掩殺羣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夥中。王在寨去府百餘里。規尋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顏悅因賊至驚死。司錄士曹局務官安陸縣丞簿尉皆緣故搬家遁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規權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規交府事與通判。準府牒。規權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規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膽勇。刷差軍兵。勾抽保甲。隄防守禦。十一日。知府李公濟回。更不交割。牒府乞折資監當。即日離任去。十三日。王在人馬入府界劫掠。十

四日。權兵曹應城主簿田緯出城逃走。十五日。賊遊騎數十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領馬步五千餘人。著顏色衣。各執弓箭背牌及板門扇來圍城。攻諸門。委管界巡檢胡善、三州都巡檢張惟德出戰。二人先走。匿於孝感縣九嶷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相射。申後賊退。往府東天慶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日。賊又攻城。賊首王在及近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規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諭以禍福。賊暫退。是晚。周子通驚中風疾。十八日。牒府在假。本府止有規及安陸縣尉董貽、兵馬都監趙令歟、監酒稅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又推規權領府事。規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盡死堅守。是日。賊搬積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燄之。賊又用松柏長木及大竹雲梯五十座。齊力並進。城上人用磚石及連藍棒長鎗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縋城毀斫雲梯。二十日。賊列騎成陣逼城。驅人擡鵝車洞子。樓座用牛皮幷氈包。漫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上門空處。先以撞竿托叉抵定。次用搭鈎鈎去洞子上皮氈。墜大石及磚石摧擊。又用弓弩箭射。其賊退去。續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絕。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圍用棉被幷氈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侵近。約用四五十人擡擁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撞衝。雲梯傾倒。壓死賊數人。次磚石弓弩箭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闊一丈。以木長四丈餘。可以並行數人。如城之幔道。用以登城。賊衆數十人。擡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磚石射擊。致擡者止於十步外。不能前進。又於諸攻具之外。列大砲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篦籬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柵存身以避之。致其砲並

不曾傷守城之人。是日賊又前以步後以騎列陣向城。城內多設砲座。城上人看覷賊近遠向著。諭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鬬敵。及四散燒劫。略無退意。三十日早。又有黨忠人馬五六千人。齊到城下。著雜色衣。與王在兩夥同來。爭先攻擊。四面環繞。風水不通。規與機宜閻孝周登城招王在諸酋至城下。開說大義。薄許犒設。賊意稍解。又招賊大將蔣宣入城。置酒款說禍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黨忠人馬仍用洞子火炬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撞竿磚石弓弩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幷砲打殺鼓賊一名。是夜三更。賊乘暗忽由四邊攀雲梯上城。被城上人用鎗及磚石刺打下。又攢火炬燒望雲、朝天、齊安等門。又用長鈎鈎城上人。又用竹木縛荻把作火炬。長二丈。列二三百炬。如火山向城門及燒城上竹城篦籬。並被守城人併力用撞竿托叉抵拒。及用磚石弓弩箭射。幷放砲石。如此鬬敵自三更至曉。方暫退。初四日早。規見攻擊危急。賊不肯遠退。遂點第一隊第三隊人兵。開朝天門出。乘賊不備。分頭掩擊。黨賊敗走。卽收兵入門。却開景陵門。令第二第四隊幷第一第三併力出門掩殺。其賊大敗。乘勢趕逐。除斬獲生擒外。逼入溳河死者。不知其數。餘黨遂潰。是日奪到旗六十三面。鼓四十面。鉦五面。鎗刀二十三條。牌十五面。甲七連。弓三張。弩二枝。牛五十二頭。馬九十匹。騾五頭。驢十二頭。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凡攻圍二十日。今考具措置於後。

一、踏逐過往寄居官進士勇敢者。借補官資。差攝職事。

一、選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禦敵乃分認地頭譏察姦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一、差使院典級黃謹等行軍期司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隨規巡城
一、選差安陸縣吏楊玠等提轄防城軍民弓手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
一、差撥軍民弓手分作四隊及選差弓手節級長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隊內馬立馬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劉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
一、差撥有心力膽勇保正隊頭黃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準備出戰
一、招集到茶客楊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幷僧雷知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
一、城上極是尖狹有不及一尺闊者其上不能容立一人及無女頭尋於城上裏邊用鍬鑺直削向下三尺以代女頭下城磴道添造竹木棚棧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禦
一、城壁卑矮遂於城外添立竹柵間安籠籬外可以遮隔弓箭內可以施用兵仗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
一、城有極卑薄處遂於城內脚下離城三尺別立木柵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間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薄處無不週遍係於土城之內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城上更互上下守禦
一、城門薄怯損敝尋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各以氈皮釘裹上開門頂空隙以備墜石及下施兵仗又於

門內兩邊栽立枋木作鹿頂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闊六尺至盡處用木拒馬四五重閉定每五寸立木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鎗

一、城上以千字文爲號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爲一甲十甲爲一隊互相統制分布城上又以在城火夫客戶置籍給甲上城守禦

一、選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統領晝夜準備應援如東壁有報警急卽提兵東應西則西應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警急無有不至者

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城外側近圍繞之中寅夜偷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以築其表高及尋丈度不可以驟登則又併力以築其裏適相當然後增築以成之內具畚鍤以督役外荷戈矛以備警起五邑之夫萬人竭作不淹時而畢

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六尺底闊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城壕繞城壕塹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上闊三丈底闊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

張世、李孝義寇德安四日引去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賊馬五萬餘衆已破襄陽荆門軍、荆南府、郢、復州遂寇德安府先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擺拽兵馬環繞府城本府以方議招安未敢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仝時發喊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焰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死禦賊至二十三日巳時賊始退是

日矢石殺死賊兵三百餘人。賊拽屍以去。沈之河。及積薪焚之。被傷一千餘人。諸門奪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乘暗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肅靜隄防。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討捕李孝忠等。領兵在府北。累遣至城下應援掩擊。不至。二十五日。拔寨南去。

楊進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

建炎二年二月初四日。羣賊楊進號沒角牛。領衆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衆一百五十萬。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密、濰、淄、徐等州前來。逐州官員。盡皆勦殺。本府視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三千餘匹。是日略來脅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後。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擺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振金鼓喝喊。馬軍在後。用刀鎗擁逼步人。幷力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射城上人。幷持雲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禦人弓弩箭鑿砲石磚石雨下。賊並不曾得利。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遂少退。四五日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幷造戰柵對樓洞子。用牛皮包幔。又用夾布作遮箭幕。約高三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馬城幷城門放火。亦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幷矢石禦退。賊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座。洞子一百餘箇。遮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柵一座。對樓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數。其戰柵約高二丈。四方各闊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裹外擡奔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箭鑿幷砲先射打退擡奔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棄下退去。其對樓約高四丈。闊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縛木梯斜上。高過于城。其勢太重。推拽難行。兼被城

上守禦人施放矢石射打。推拽人莫能近前。其餘遮箭幕盡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湊成。又被城上墜下柴草積火焚燒。皆不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內放砲多打殺定砲人。其賊凡所立攻具。一一施用。數日皆不能傷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逐戰鬬殺傷賊數多。賊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禦。教來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其人言。恁也不出來共俺廝殺。我也打恁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俺只待要些犒設受招安。城上人答。待恁受招安了。與恁犒設。其人便去。至晚。有一人著紫道服。領二十餘人。持東京留守司請召旗一面。向城隔壕。與城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宗元帥使臣成忠郎王申。元帥遣來招安楊防禦。高聲讀示宗元帥咨目。并劄子。言楊防禦今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些犒設。并出劵往東京。本府許之。二十一日。送犒設在城外。其楊進領人親到齊安門下收受。攻謝而去。是日。楊進領衆起離向信陽軍前去。契勘楊進自三月初四日圍城。攻具甚盛。被城上人施用弓弩箭擊砲石磚石射打死損伤人數多。及出兵衝殺入壕。淹死者五十餘人。及於壕內撈漉到賊屍。於沿身搜到借補使臣文帖十道。及被擄人回稱楊進被箭射着頭。又被磚砲打着額。倒臥累日。後起來。嗔在邊將官不來扶救斬之。又聽得楊進言。自出京以來。不曾折了人。却到這裏折却許多。又折了強將四員。見得楊進計窮力盡。方受招安。

孔彥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羣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郢州鈐轄孔彥舟。在黃州麻城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剃頭辮髮。作金人裝束。是夜。填塞壕塹。用雲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砲座。攻圍黃州城。及肆掠黃陂縣。并侵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府慮賊來犯城。遂分布官吏軍民。於諸

門地方嚴行隄備其賊迤邐至孝感縣東舊鎮殺人放火劫掠財物二十四日到環河鎮殺傷已受范瓊招安下吳錫人馬二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馬孔彥舟二十七日領全軍數萬至府城下四外占岡擺布搭立施設弓箭射城上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衆不敢近當夜遁去向隨州前去至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州回至本府應山縣作過再占據隨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賊騎侵犯本府圍城本府乘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遁去復回占隨州十一月初一日彥舟又自隨州領人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劄寨初八日大隊併至攻城被本處守禦人施放弓弩箭鑿砲石禦敵至晚退却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據復州又往占據荊南府十七日（正月二攻城當夜引去九月初一日攻城初八日引去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

董平寇德安三萬人卽日敗去

建炎三年三月羣賊董平部領人馬至應山縣稱勤王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四日夜掩劫孝感縣官吏居民逃走有不及者悉爲驅擄乃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日在本縣東舊鎮劄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撥人兵六頭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離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璘到本府差兵護行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璘僅以身脫其家幷官屬皆沒於賊平差人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義山劄寨令隨唐信陽三郡人戶送納糧草幷收逐處稅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頭三萬餘衆到本府本府差正將辛選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數合賊大敗走殺賊千餘人鉦鼓旗鎗弓

簡器械輜重乘之滿道平尋走往西京界爲鄉村把隘人所殺

守城錄卷四

湯璹德安守禦錄下

趙壽寇德安三日引去

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羣賊趙壽號不忙。自黃州領衆數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奉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廣南東西荆湖南北等路撫諭使馮康國到本府。守臣陳規白馮。乞行招安。會趙壽亦遣人以書與馮。願受招安。規復遣人往壽寨說以撫諭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壽領衆至城外。是晚。馮親出城見壽。初三日。壽攜數隊入城。聽撫諭聖訓。謝恩招安了當。馮牒壽令權於江州、黃州駐劄。聽候朝命。本府亦支給錢糧犒設訖。十二日。壽起發至東四十里環河鎮駐劄。忽夜遣人馬公頭項於本府八門改換色衣。僞作民兵裝束。一擁奪門。賴諸門守禦素備。即時以死捍禦。旋增弓弩砲石關敵。至巳時方退。復放箭砲不及。處擺布圍城。迭來攻打。被城上弓弩砲石不歇。及遣兵披城出戰三書夜。計窮力盡。二十日。賊拔寨南走。

曹成、李宏寇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

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賊自舒州歷光州、信陽至本府。衆數十萬。布滿諸縣。直抵襄、隨、郢州界。駐劄三龍河。時早禾始熟。廣被芟掠。本府以賊兵衆盛。不輕隄備。七月三十日。賊兵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

面施放弓弩箭鑿砲石。一面發兵出外披城鬬敵。賊不能破。巳時方退。八月十四日。衆賊又至城下。本府再發人兵出城迎敵。賊復退。於近城桐柏廟下立寨。分遣騎於八門一二里外立小寨圍困本府。不通往還。本府官吏軍民。以死捍禦。間出兵掩殺。每夜遣兵劫擾小寨。奪糧入城。晝夜相拒六十餘日。是時成等人馬寔多。本府兵極少。其勢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問商成等。誘以禍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議。稱一行兵衆。元非爲賊。止爲鄉中不可居止。遂前來尋有糧吃用。却蒙朝廷收還招安之後。所授官職。止乞元來官資。湔洗招安之民。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初五日備錄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復還三龍河大寨。仍不住於府城四外燒劫。又因本府抄截掩殺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復領衆來攻城。本府出兵迎敵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衆起離三龍河。往漢陽軍渡江前去。

桑仲夏邢、尙、孫翬賊寇德安三月引去

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陽軍邢舍人、尙統領等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卽時閉門捍禦。雖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彪統領人馬三千餘人。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戰。殺傷百餘人方退。亦未肯遠去。二賊梗路不通。二十日夜。賊齊至城下。弓弩箭鑿雲梯布牌。攻諸門。本府官吏軍兵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賊馬前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復州。陷之。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再發人馬兩路。前來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

軍民。晝夜上城。不曾解甲。以死捍禦。及時出兵掩殺。三月初間。始退向隨州去。續據忠訓郎權孝感縣韓遹狀。准鎮撫使差權縣事踏逐到離舊縣一十里臨澴河地名紫澴。就周圍積水爲壕。創築城壁。欲就緒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軍賊馬二千餘衆。自府城來奔本縣。先二百人到城北。遹卽分布守禦。發兵迎敵。賊敗走五里。逢賊大隊至。復圍縣城。施放弓弩。尋於壕外呼曰。憨是信陽大後軍邢舍人、尙統制人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壞了鄧州、信陽軍幷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屯泊人馬。就糧贍軍。圍至夜。只於壕外分布劄寨二十五日。賊掠澴河客船。載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擡奔雲梯五十座向前。水陸攻縣城。被本縣人施弓弩砲石。併力捍禦。至晚。賊退回寨。二十六日。賊多拽河內船舫五七隻爲一絞。用大竹絞成竹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內攻縣城。城上弓弩砲齊發。敵不能近。復拽船泊岸。只攻東北。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遹恐賊別生計。遂親領兵三更出劫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被擄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十七日。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又以雲梯向前併力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一絞。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木布牌兩頭遮箭。後立長槍五百餘人。撐拽攻西壁。勢兇猛。遹激勵人兵。西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壕內及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溺溺無數。盡奪所絞船舫。其岸上擺立賊兵。卽時回寨。至夜。拔寨遁去。

李橫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

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橫號九哥哥領襄陽府、鄧、隨、郢州所管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內正兵約四千人前來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七十座賊首李橫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舉平安火諸寨相應遇夜諸寨有警即時舉火每寨各立望樓樓上人執白旗城北東西三面各正視城門門內人出入必先見出稍多即舉旗向門本寨及兩邊連寨人競出掩撲或城內出兵迎敵及劫寨即時諸寨舉旗指示悉來應援城南有望樓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內街巷往來動息皆見之城上守禦人入可數纔見城內稍以擺拽即舉旗諸寨各爲備夜於四外更互相應把斷出入之路閘閉府城內外風水不通本府雖不住出兵鬬敵終是兵少難勝亦嘗於城上招到橫親近打話諭以禍福橫只以本府收藏霍明爲辭誣執本府順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點城外發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將雲梯到城搬草擁門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砲石磚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時賊退雲梯六十餘座皆棄下初四日橫親領衙兵往隨州至襄陽府喚木匠鐵匠搬取牛皮繩索及於大洪山取氈及索十餘日回來再造天橋洞子三梢大砲及雲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初四日攻具成至城西南角下寨裝斲天橋衆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遠壕內立大砲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砲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箇長約二丈闊丈五脊高丈二以上用濕柏木大椳密排牛皮漫之面與兩邊用木椳幷厚氈簾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癡車脚其狀如兩間屋推臨裏壕用大木椳絞成狗脊洞子接連兩行各長五十餘步幷厚木板牌二百餘面遮護賊人搬運草木磚石填裏壕數日斲就天橋脚共六隻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

脚長六丈以上闊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丈上闊一丈以上當頭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約一丈以上中下三層當面幷兩邊及頂上皆用牛皮厚氈毯棉被掛搭其天橋底盤上復繫大竹索兩條各長二十餘丈每條百餘人牽拽規暗料賊必是欲以砲打城門幷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後進洞子向前填平壕便推天橋就城因以上城規卽時令人於城上照賊填壕處相對用大木置起戰棚一座上下兩層其上橫鋪大木三重及於城裏脚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賊人萬一上城後若便下城則必陷在城中又於城上兩邊匝女頭牆密用大木埋起高排叉柱遮隔砲石又於戰棚南北各東西橫埋排叉柱兩重柱外各分布長鎗手幷斬馬刀又於柱外各東西更置戰棚一座棚上各備磚石弓箭以備賊人萬一上城分頭兩向沿城殺入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死禦敵者至於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定砲幷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幷兩邊高埋大木砲架中心拽砲人上橫排木椓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遠近偏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乾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火鎗二十餘條撞鎗鈎鐮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衆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爲十四甲逐日輪當戰棚上下幷排叉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居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點

檢四壁守禦。及攻城緊處策應。幸而其賊所置攻城器具前來。一一皆如所料。賊所立砲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晝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幷城門護板。及打折排叉柱。幷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逐旋打壞。逐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著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挪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拽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攢聚。砲力可及處。卽時打散。其賊砲手幷拽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狗脊洞子。只於當日盡皆打倒。幷人亦打殺。更不能使用。惟有大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二三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椽簾氈簾。一齊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別無牛皮作簾。並簾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拽向後不用。只擁驅擄到老少婦女。搬運草木磚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幷親近正賊。卽馱背或舁去窖埋。若是打殺驅擄人幷已下人。卽時剮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土傅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衆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著。兩三晝夜尙未燒盡。其賊又只用磚石幷土。相兼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少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兼近城脚。難向前來。遂選壯健人與正賊牙兵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奔向前來。幷皮袋撇下。急走回去。其搬運填壕。幷定砲拽砲。及城下往來之賊。中箭幷砲。前後死損甚多。其賊漸窘。少闕糧食。襄、鄧、隨、郢四郡界內人田種。萬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劫已徧。並無可劫。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些裝著。餘人並藍縷。惟指望打城後爲飽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人命。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送到襄、鄧、隨、郢州鎭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譚

憲公文。稱朝廷已差李橫充襄、鄧、隨、郢州鎮撫使。又將譚憲文字付李橫照驗。橫言。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去那裏喫著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八日賊衆遂填平裏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高阜處。及要路上。各布馬軍。準備梢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時。推天橋湊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擡雲梯三十餘座。後布長槍手。約一千餘人。發喊並鉦鼓齊發。及弓弩箭砲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卽於城上戰棚脚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手推滾下大石。於城外脚下打推天橋賊衆。及推出托竿。托住天橋。爭一丈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火鎗撞鎗鈎鐮之次。其天橋脚下人倒推幷牽拽竹索人倒拽天橋急回。約五十餘步方住。得一時辰以上。却向前來。於天橋先行路稍近南行。意欲閃避托竿。無可行得。近南地步丈尺稍多。所填壕不甚窒處。致陷住天橋東南前脚。前來不得。却向後拽。又因人衆用力太多。拽斷竹索。進退不得。致羊馬城內兵出。與天橋下賊人用命鬬敵。幷城上磚石弓弩箭鑿。城裏砲石幷下。移時方始殺退賊兵。尋於城上推下火牛柴草。被羊馬城內人並出。搬柴草積在天橋脚下焚之。其天橋上併中隔內賊兵。方始慌忙走下。一齊退却。幷透城四外賊兵。各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弓弩磚砲射打退走。棄下雲梯。及向外高阜處幷要路上分布人馬。一齊回寨。其賊大敗。當夜遁去。契勘。其賊方來之時。止有五六千人。自入府界百餘里。驅擄人數甚衆。皆以正賊監押。收刈稻穀。搬材木。置造攻城器具。後來收盡田稻幷梨棗等。及造就攻具。一齊追收回寨。併使打城。共數實有一萬餘人。雖人數不爲甚多。然所造攻具雄壯。擺布施設次第。似乎不容人力可敵。兒焰實爲可畏。加之城內人飢餓。雜草木皮葉食之。凡守禦六十五晝夜。橫之攻城也。久之不下。一日。遣人請議事。規在城上見之。橫曰。顧得粟二百斛而去。左右謂

勿與。規曰。我糧無幾。橫來請。是視我虛實。不與。卽謂糧乏。攻益力。去愈緩。與之則遁有日矣。卽送與之。明日。橫衆攻城。規坐城樓。砲折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不繼。諸將請拋牛以食。規曰。殺牛代食。敵聞之。圍猝未解矣。乃盡取酒秫麴蘗分給之。仍搜家財得萬緡以犒軍。又人來云。願得府之魁妓而後罷攻。諸將曰。城圍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卽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未必退乎。其再來當斬首以送之。孝感縣令諱遜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絕不通。規命乘風雨呵殿而來。賊軍疑其有神。不敢睥睨。橫以天橋鵝車逼城。規曰。技止此爾。縱火焚之。卽退。因嘆曰。使橫更七日不解。麴蘗亦盡矣。

湯璹、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授德安府教授。先是建炎間。陳規守德安。屢經大寇。皆應以開暇於城上築鵲臺。城外築羊馬城。又於羊馬城外設木棚。賊至輒敗後知順昌府。府多儲粟。計議司來起粟赴河上。規請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圍城。竟賴其粟以充軍食。卒以破敵。璹訪尋其事。編爲建炎德安守禦錄。紹熙四年。璹除太學錄。表上其書。

右陳規守城法。用於倉猝無備之中。九攻九拒。應敵無窮。十萬百萬。靡不退却。程式具存。剖析尤備。凡沿邊守宰。細繹此書。思過半矣。

八陣圖合變說

龍正撰

本館據學津討原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提要

八陣合變圖說。明龍正撰。正、武都人。正德中。萊陽藍章巡撫四川。駐兵漢中。遣人至魚復江圖八陣壘石。正時在章幕中。遂推演爲圖說。刊於蜀中。

敘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於宇宙而成于八陣者居多諸葛之八陣昉于黃帝風后而實得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于沙縱橫皆八其曰天衡、地軸、天前衝、後衝、地前衝、後衝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數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間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衛於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歟若其內外之分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爲風揚爲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爲龍飛爲虎翼爲鳥翔爲蛇蟠者此八陣之變歟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盡變不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之所以甘受巾幗之辱而終不敢輕之以取敗也武侯已變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腹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署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時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在圖說而於總圖後少却月陣圖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禦猝然之變也哉且于擺陣未有號令之詳變陣未有旗幟之色雖欲用之不可得已此吾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之時所以慕景武侯遣使魚腹圖其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乃取小石于廳事後布以合之起以變之其合其變應手而成于是以擺變陣之舉竟發其所未發而成一書自將領以至士卒俾各誦而習之無何揣熟敵愾之氣十倍尋常乃制爲衝陣之法遴選勇

銳以衝之。衝則見擒。無能脫者。將士欣躍。思欲一逞。由是奮武揚威。屢戰屢勝。漢南搗賊。相次授首。斬獲降散。無慮數萬計。漢中乂安。班師奏凱。論功推擢。雖公之忠貞知勇絕倫。何莫而非自八陣圖說中來耶。是漢中之功。成于陣圖之習。陣圖之習。成于藍公之教。人存政舉。余不能無深羨矣。余乃次第其槩于右。以冀陣圖之用于將來。則亦存乎其人云爾。

正德丙子春二月吉旦。賜進士第朝政大夫前廣東布政司右參議徐昂識。

八陣圖合變說

明 龍正撰 昭文張海鵬訂

推演八陣。始于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五人爲伍。十伍爲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于生成之數也。八隊爲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爲小成。可變兩數陣也。八部爲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爲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于六十四卦也。八將爲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爲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辦。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爲兩層駐劄。而爲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爲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爲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一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一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隊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爲閫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爲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于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

得錯亂。聞中軍舉號令。每陣皆間陣。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圖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上開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于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是可忽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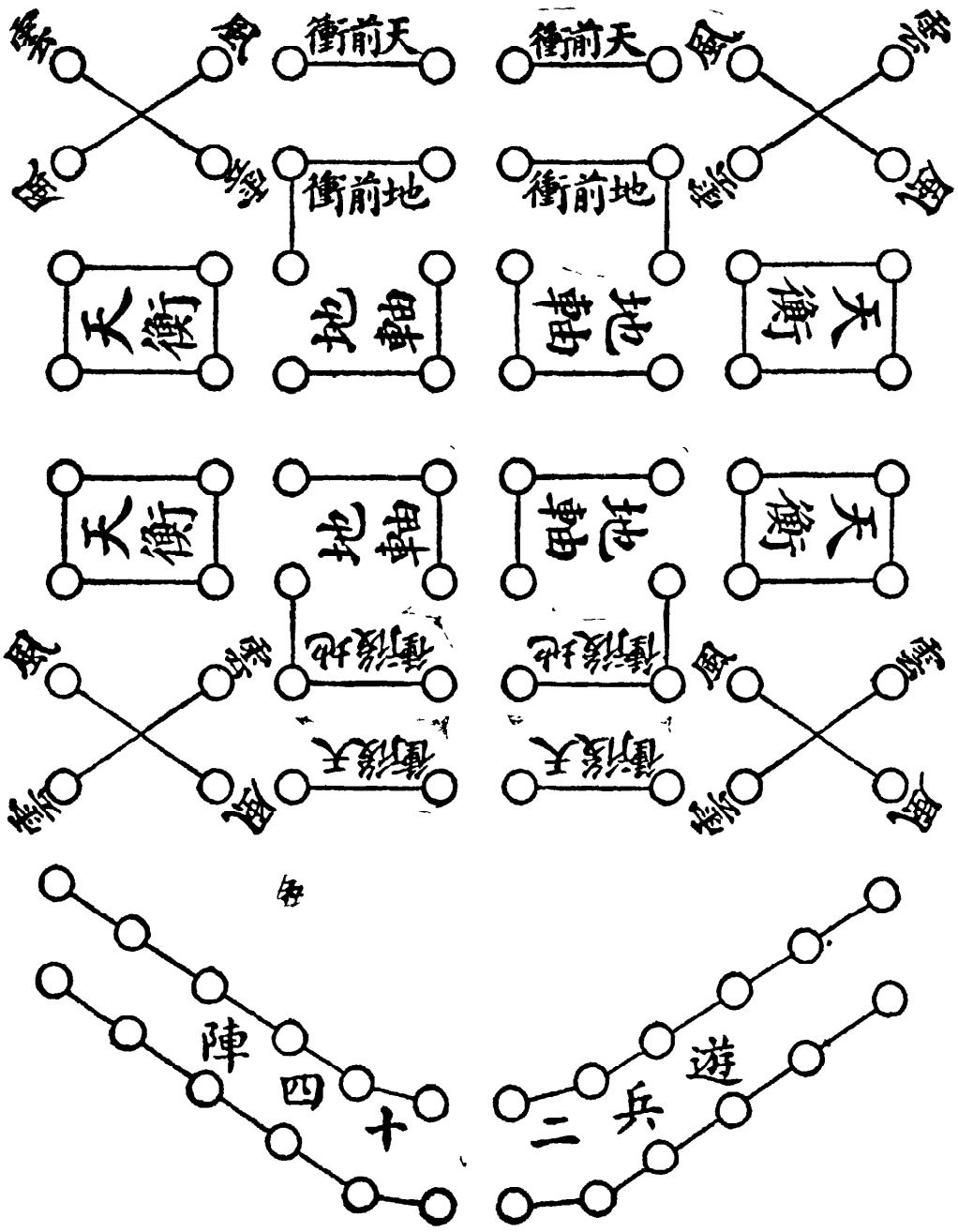
八陣號令

凡令立陣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爲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爲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爲一部。俱分兩層劄駐。聞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示衆。不許喧譁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哮嘷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牽馬。第二聲哮囉響。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哮囉響。點鼓間隊出緩行。一鼓一蹻。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麾旗三次。發喊三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俱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三聲。唢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

箇。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哨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間隊出。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突三聲。哨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訶三聲。哨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四陣。中軍放起火箭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十八步上。各趨原分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面俱朝外。金響止。戰聲喇叭響單擺開如陣總圖。隅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哨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若欲衝演變陣者。先整前哨金鼓旗二對。響器一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摔鈸二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旛如舊。聽本哨官入天陣內用。次中軍舉玄黃二色旗爲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麾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趨下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哨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中軍放起火箭三枝。二陣皆動。復回總陣。打得勝鼓。哱囉喇叭號笛齊響。各歸原地。若再變陣亦如前。撥旗鼓響器等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彙二旗。則爲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緩行布風陣。該雲陣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回營號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若再變陣。右哨官入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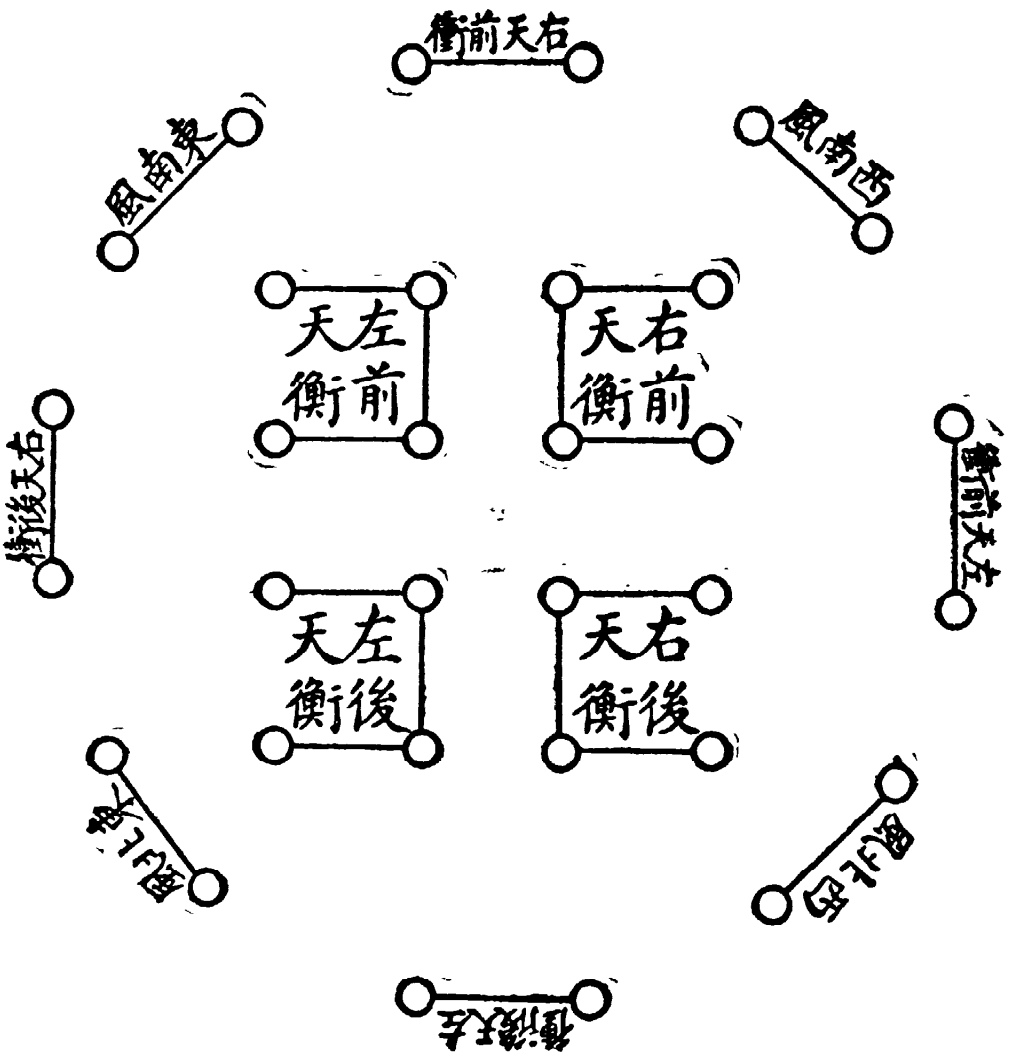
軍舉青白二旗爲第三變.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但唱突突三聲.其進止動盪號頭.皆同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二旗爲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鳥陣隊往東北布鳥陣.該蛇陣隊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皆與前同.

八陣圖



八陣變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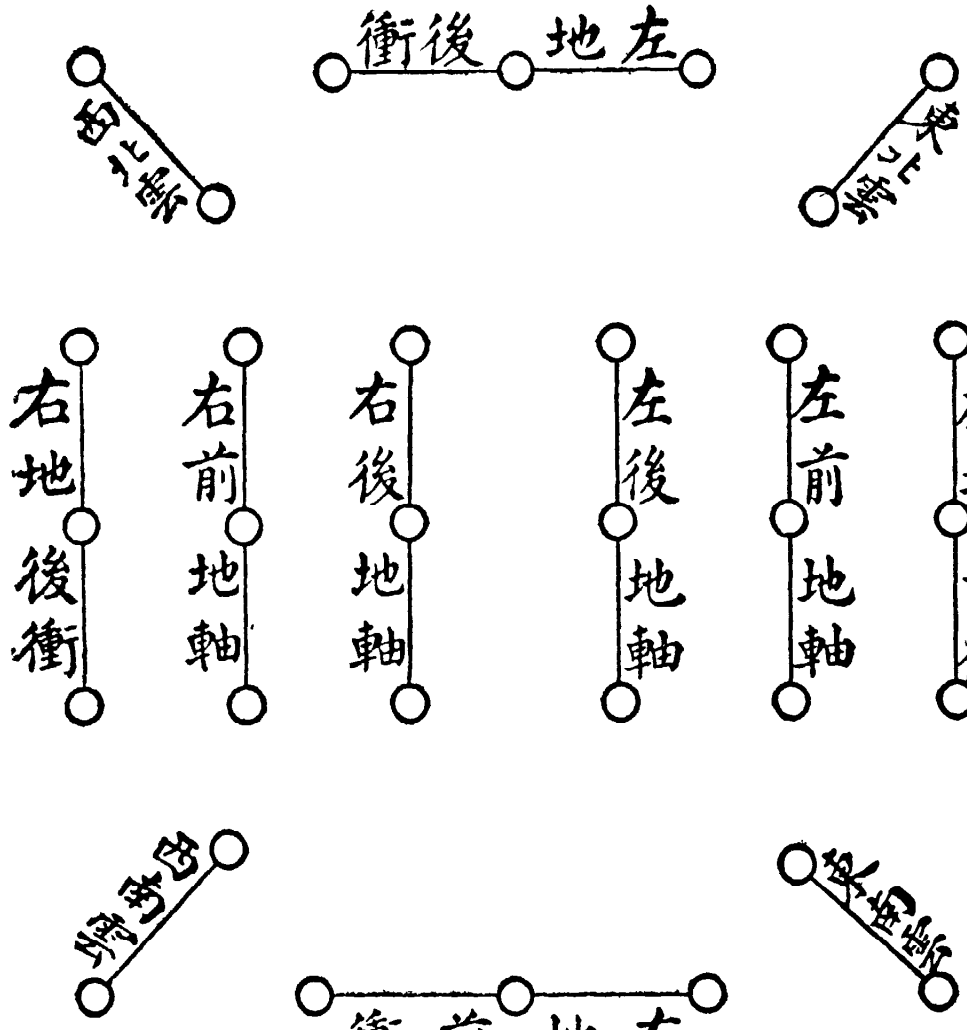
天覆陣



內外之分爲第一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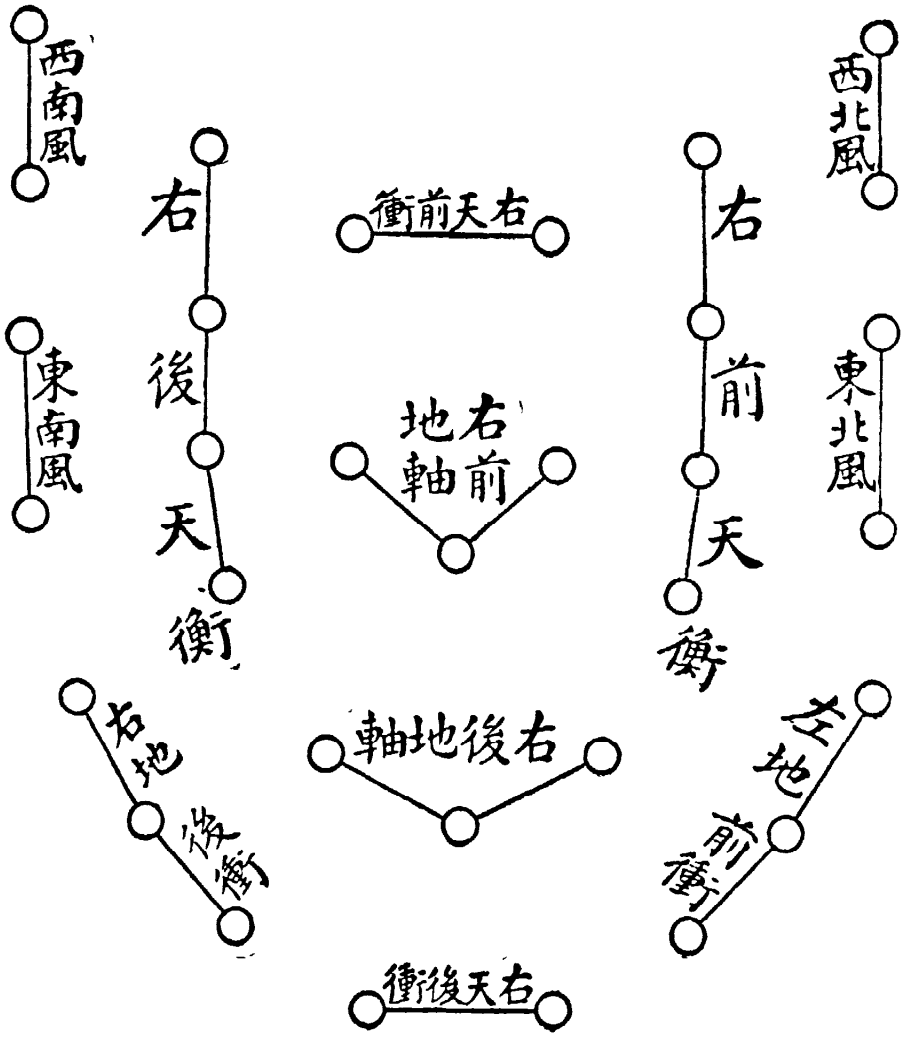
外之分變爲天覆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衡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衡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員也.

地載陣



內之分變爲地載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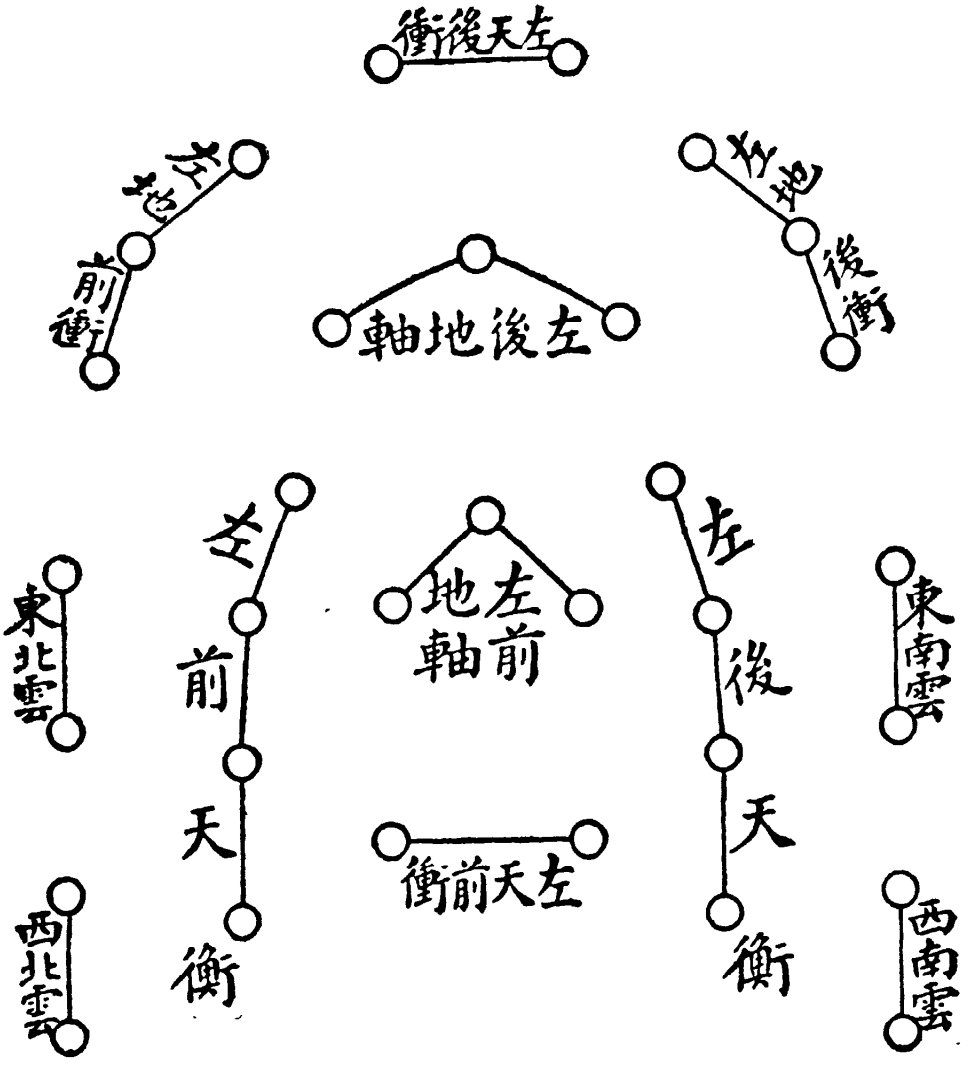
風揚陣



左右之分爲第二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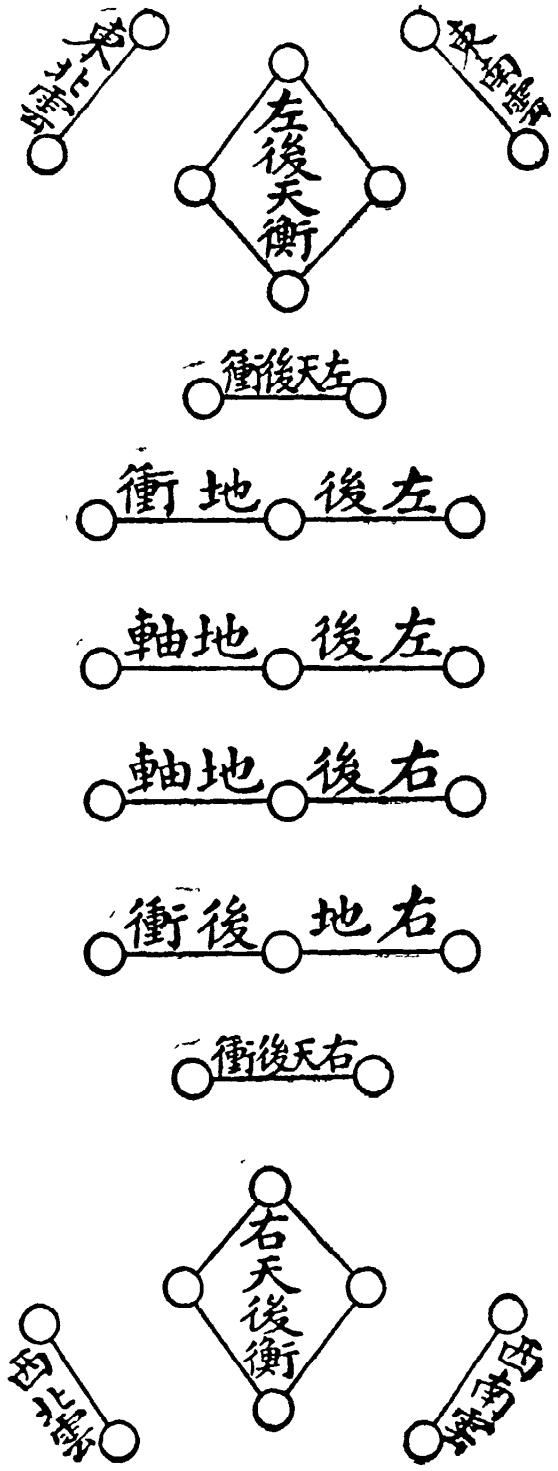
右之分變爲風揚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右邊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衝兩端。以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



左之分變爲雲垂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左邊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衡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衡兩端.以左天前衝兩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衡而形有聚有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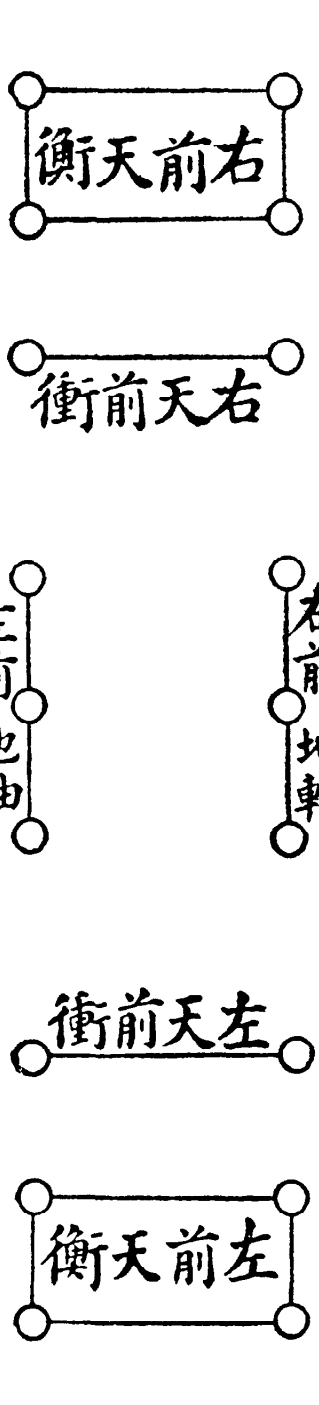
龍飛陣



前後之分爲第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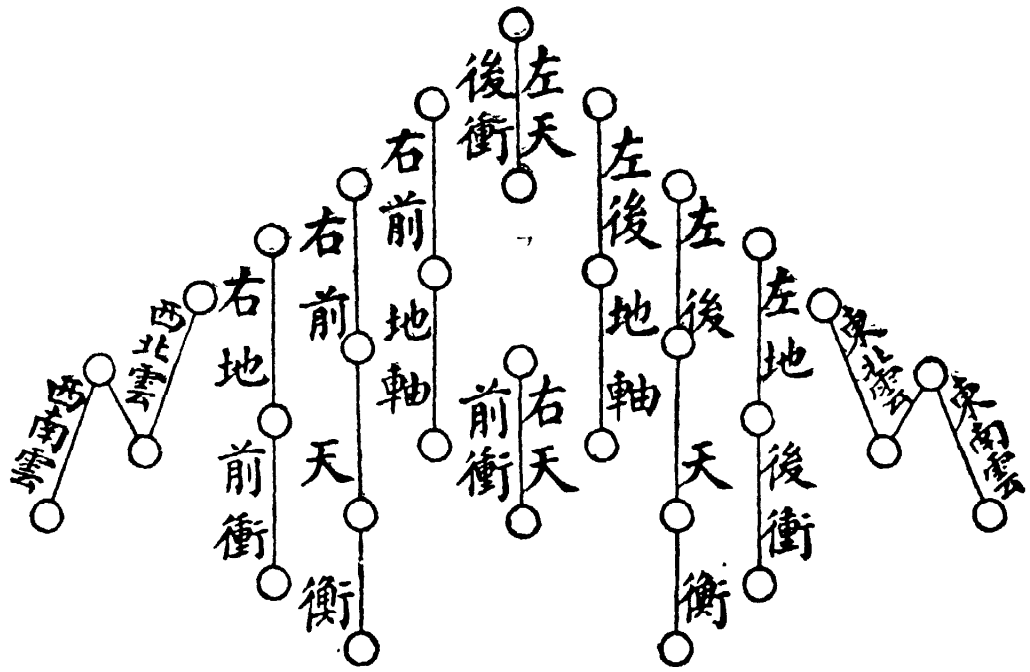
後之分變爲龍飛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爲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天後衝四隊列後爲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衝二維爲翼.謂雲後龍而形象龍也.

虎翼陣



前之分變爲虎翼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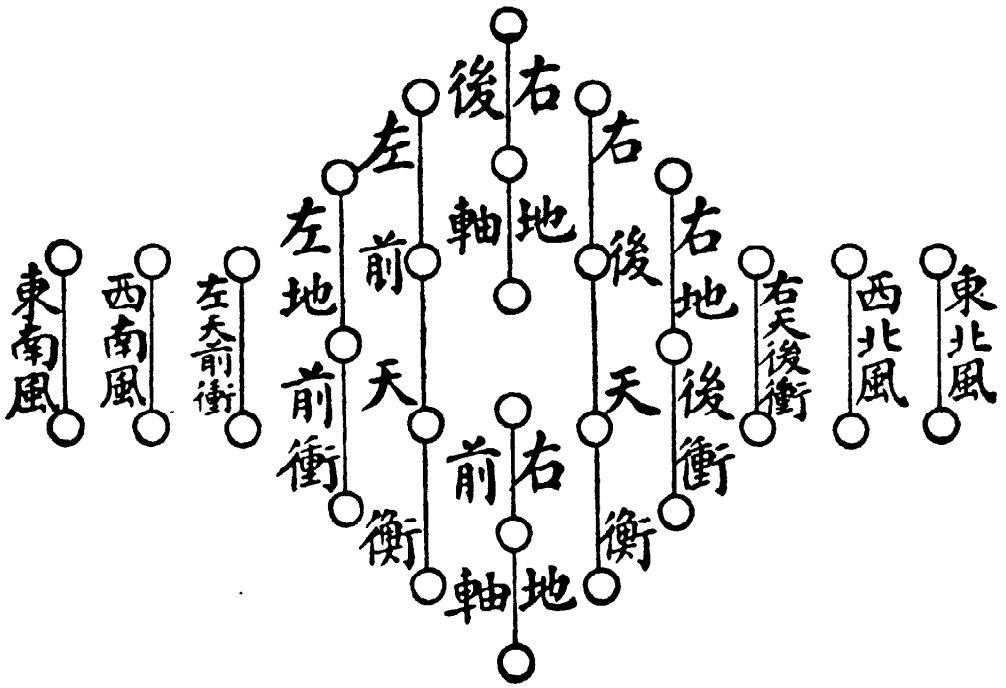
鳥翔陣



四隅之分爲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東北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爲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衝左.以左後天衝四隊列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爲羽翼.以西北西南各二隊列地衝左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衝四隊列軸右。以左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孟獲觀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嚴從謂其出于風后握機經文。以予言之。握機文乃依託爲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爲得于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李衞公問對者。亦阮逸之僞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腹。一在南市。予尋至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惟魚腹者迄今如故。予使人圖而觀之。六十有四壘布于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于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于員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員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于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荃太白陰經。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亦出臆見。至于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詔致討。督師至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又變而爲八陣。縱橫開闔。鉤連盤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自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遂圖註于左。以爲秘密。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如臂使指。隨機取勝。應敵無方。是在于神而明之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守城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嚴製

C一五六一上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鮑嘉祥）